

冯骥才的“四驾马车”

□ 宋 庄

“那个非凡的时代,那些人,那些生活和真情与激情永远也找不回来了。幸好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一直保存在怀念里。”在冯骥才的新书《凌讯》里,始终充满了一种怀念的情绪。

《凌讯》记录冯骥才 1977 年~1979 年在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人民文学出版社“借调式写作”的人和事。书中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旧照,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不可或缺的意见。在那个年代,这些记忆一如江河早春的凌汛,带着不可遏制的春意迅速地来到人间。这只是其中一本。在 1 月份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,冯骥才有八本新书同时亮相:《文化诤问》《春天最初是闻到的》《离我太远了》《凌讯——朝内大街 166 号》《西欧思想游记》《文化先锋》《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》和修订版《一百个人》等十本。这八本书题材各异,思想风格各不相同,归根结底却体现了他的“四驾马车”。

作家冯骥才：讲述历史节点上的人和事

1979 年,冯骥才总是在京津之间来来往往,人文社后楼有他固定的床位,只要走进朝内大街 166 号大门,就像回到自己的另一个“窝儿”——精神的巢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建社 60 多年,所在地朝内大街 166 号这座中国文学标志性建筑大楼即将拆除,这里见证了中国新文学及出版的历史,承载着很多作家编辑的记忆。冯骥才从作家的角度讲述历史节点上的文学出版生态,其中的人与事令人感慨,也少有人记述。

一般作家是由中短篇到长篇,冯骥才的写作却是先写长篇,然后写中篇,再写短篇。最初写长篇是在 1977 年,他写了 55 万字的《义和拳》,交到人民文学出版社。当时人文社社长是韦君宜,她看完初稿后就带着小说编辑组的组长李景峰去天津找冯骥才。

最感动我的一本书 征文

泥土中升起梦想

直到今天,我一刻都没有离开过生养自己的乡村故土。在这个熟知的、甚至感觉有些单调的地方,每天我也会做一些或大或小、或远或近的梦。可是现在,面对着眼前这个逐渐陌生的乡村世界,我发现那些所谓的梦却如同一间旧屋里堆放的凌乱杂物,我越来越没有心思去认真查看和整理它们。一个偶然的机会,读到秋子红的小小说集《让梦想播进脚下的泥土》,我的梦才又一次被清晰地唤醒了。

这本书共收录了乡土题材小小说 60 余篇,精彩地展现了作家内心那一份源自于乡村世界的梦想。

这份梦想,是关于温馨乡情的记忆。因为脚下的泥土里,永远珍藏着生命中最甜美的梦。那个年月,串东村走西庄的《小货郎》,转动着手中的拨浪鼓,和着自己脆亮亮的嗓子像唱歌似的,也不知道他曾搅动过多少孩子简单的梦,只见有了他的身影整个村庄一下子“便热闹,生动了起来”。夏夜里,照看麦场的《六爷》,他的饭量大、胆子壮,他有“能将人呛出满心满肺的泪来”的故事。乡村的晚上,还有邻村大队不常放炮,甚至大伙还会为此空欢喜一场的《老电影》……所有的记忆,都是我们这一“伙光腚娃娃”那时候最奢侈的梦,乡土里有了这么一个迷人的故事,我们的梦想就在脚下生根了。

这份梦想,是关于温暖乡情的赞美。因为脚下的泥土里,永远弥漫着世界上最动人的亲情。这里有母亲一针一线为儿子做的《棉布鞋》,“麻绳纳的鞋底,棉花絮的鞋面鞋帮”,儿子穿在了脚上,像文物一样,笨笨的,却也永远是暖暖的。这里有《穷人的玫瑰》,“一大束枝条青翠透绿的迎春花,有的正吐出一朵朵暗红色的花苞,有的已经绽开了一朵朵金黄色的小花”,卖米线的妻子在丈夫这份寒酸的礼物面前,没有一丝的抱怨,有的只是内心里掩饰不住的幸福。这里还有父亲为儿子人保管的《一罐银元》,不管我们家的日子都“寒碜”到啥地步,可是父亲总是没有伸手去动那一份“善良的梦”。内心中有了这一份浓浓的乡情,我们的梦想就更加坚定了!

这份梦想,是关于温婉乡愁的思虑。因为脚下的泥土里,永远牵系着游子们最忧伤的愁,愁与娘头顶风冒雨侍弄了一年的《红苹果黄苹果》,送了亲人却被误会,“我姐倒掉这些苹果的时候,一定是连她心里一种她原以为珍贵的什么东西,也一起倒掉了……”《儿》的娘,年轻守寡,苦苦地将哥俩拉扯长大,儿不明白,娘来城里还没住上几天,“平地里文文静静的媳妇,怎么这么不讲理呢?”不想长在麦田里的《麦子》,在楼很高、车很多的城市里却迷失了自己,当悲剧的命运将其又带回麦田时,她最终选择了用镰刀“将自己当成一颗熟透的麦穗子,偷偷倒倒在村口的麦田里……”慨叹间有了这一缕缕的愁思,我们的梦想又有更新的祈愿。

读完这本书,我坚信,重新梳理自己的生活,打点行装,将深沉而温暖的乡情永远根植于心,将这份永不迷失的梦想播进脚下的泥土,寻梦的路定会迎着朝阳灿然生辉!

那时冯骥才家里刚经过地震,没有条件写作,韦君宜就请他直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东西。冯骥才个子高,饭量大,带的一点钱根本不够吃,她就给冯骥才批了一点补助,每天 5 毛——这每月 15 元帮了冯骥才很大的忙。直到现在冯骥才想起来,仍然满心感激。他说:“《雕花烟斗》是我短篇的开篇之作,《义和拳》是我的第一部长篇,《铺花的歧路》是我的首部中篇,韦君宜都是我的编辑。韦君宜当时是三审,她改稿子,用红的圆珠笔,再加蓝的,蓝的里头加黑的,在我的稿子上都改满了,因此现在我也能一眼认出她的笔迹,后来我的中篇《铺花的歧路》,是最早的几部伤痕文学中篇小说之一,写作时文革还没被完全否定,这部作品引起很多歧义。韦君宜坚持出版,直到现在我还牢牢记着这件事。”

对曾经给予自己帮助,冯骥才怀着深深的感激,他甚至将韦君宜比作文学上的母亲。他说:“这是很真实的感受。如果没有她的帮助,事后也可能会走上文学的道路,但不会那么顺利。路走过来就觉得好像是很自然甚至很必然的事情,可在当时没人帮助你,可能就被埋没了。”

学者冯骥才：大学的灵魂是人文精神

冯骥才一向关注教育。20 世纪 80 年代初,他的《挑山工》被选入语文教材,直到现在也仍是教材中的典范。正因为这篇课文,泰山市政府授予冯骥才“荣誉市民”的称号,送给他一把“金钥匙”。作为回报,冯骥才画了一幅《挑山工》送给泰山市政府。另外,还有一些省的语文教材也选入了冯骥才的作品。《捕马蜂窝》、《珍珠鸟》、《巨笼》则分别被马来西亚中学、新加坡中学选入的二年级级语文教材,还有一些国家的大学将他的文章选作大学必读课文,英国、美国都选了《神鞭》。他曾收到过来自马来西亚的一封信,信中提到教材选用了他的文章,但稿费很低,冯骥才谢绝了稿费,他说:“作为作家,自己的作品能用于教育后代,应该是分文不取。”

一本看似“很有文艺范”的书,最近却因“满眼是肉”而引发争议。这本名叫《肥肉》的散文集,书籍装帧就像一块肥肉——全书以保鲜膜包裹,封面就是一张翻拍的五花肉照片。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这本书被置于托盘之上售卖,还打出广告:“买书送肉”,随书附赠 40 元的提肉券。

之所以以这么行为艺术的方式营销该书,其设计师有话说:“电子阅读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,纸质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,如何把纸质书做出特点做出个性,做到电子书无法做到的,就是纸质书能否与电子阅读抗衡的关键。”

该书设计师的想法是好的,在纸质阅读日渐失宠的今天,想要挽回颓势纸质书就必须不断发掘其潜能,尽可能展示出其与众不同的不一样的东西。然而,像这种“买书赠肉”,并将书籍置于托盘之上真如卖肉一样进行营销的方式是否妥当,笔者以为值得商榷。

不管怎么说,书籍是个人智慧的结晶,是

以平常心看读书

□ 冷丁

我不喜欢高尔夫,就像很多人不喜欢登山一样。

中国的高尔夫球场大多是地产商开发的,在地产界,喜欢高尔夫的人也很多。我大概能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项运动,甚至也能明白他们为什么会上瘾。所以,当袁昆把这本《人生不过 18 洞》拿给我看的时候,我一点也不奇怪。袁昆大学毕业当过记者,本来就喜欢写东西,爱上高尔夫也很多年了,不写点儿什么才奇怪呢。就像我这个登山爱好者,在专业登山家看来并没有什么出奇的经历,也出了讲登山的书。袁昆谈高尔夫,就像我谈登山一样。实际上是在谈人生。

都说“酒肉朋友”交往不深,我想根本的原因还是吃喝玩乐是简单的消费,并没有什么挑战性。而人与人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,最容易的方式就是一起完成一件有挑战性的工作。这是进化使然。无论是原始采集渔猎部落的男性们一起去打猎,还是高中同学们一起准备高考,或者上山下乡,或者一起扛过枪。而高尔夫,确实是个不错的挑战性社交运动。有很多内部人的“切口”让人有找到“组织”的快感(和登山一样),可以使用认识的参与者长时间相处又不会无话可说(和登山一样);挑战性的压力下人们会作出各种真实反应,更深刻的展现出这个人的性格(和登山一样);而在运动完成后,因为体力消耗大脑会分泌产生兴奋感的多巴胺(和登山一样)!。这种体验被强化过几次以后,难免会让人上瘾,也会让共同参与者之间结下深厚友谊。

因为去云南登山,我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认识了云南俊发的李俊。1999 年,在我的说服下,袁昆从深圳到云南,出任俊发的总经理。这不仅是李俊的请求,也是李俊家族的信任,更可以让袁昆上一个大的平台,非常难得。袁昆先是不愿意,后来还犹豫不决。



江 波/摄

自马来西亚的一封信,信中提到教材选用了他的文章,但稿费很低,冯骥才谢绝了稿费,他说:“作为作家,自己的作品能用于教育后代,应该是分文不取。”

“对孩子教育的第一方式是在学校的课堂里,课本又是教育的中心,他认为应该给孩子挑选最好的精神食粮,使他们一下子能看到最好的东西,这对于孩子们一开始就进入文化的中心和深层非常重要。2001 年,天津大学建立了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,聘请他担任院长。10 余年来,他在教学科研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。他认为当前中国大学人文建设有三个理念,一是当前中国大学缺乏的是人文精神,而大学的灵魂是人文精神;二是保存文化和体现经典是大学的重要职责;三是大学教育的关键是“树人”,即培养一批视野宽阔、有思辨力、操作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青年学者。他为此付出极大努力。目前他已经拥有一支由博士生和研究生成成的

学术队伍,承担着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与研究基地的工作,科研工作卓有成绩。

非遗保护者冯骥才：为了抢救老街

近年来,冯骥才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上的影响,似乎高过了他的小说。他认为经济上处于弱势的民族和国家,在文化上往往会自我轻贱,会盲目抄袭强势经济国家的文化。“可是,一旦你丢掉了自己的文化,那这个民族就会面临很大的精神危机。这比物质贫困还要可怕。”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得太快,我们的文化丢失得太快,可以说每一分钟都在丢失。如果为后人着想的话,现在必须赶紧动手抢救。

冯骥才说:“我有几部小说要写,人物常常在我心里活起来,我有写作的冲动,但我必须压抑自己。常常一个电话来了,说哪儿哪儿

跑偏了的“买书赠肉”

□ 周慧虹

人类文化的成果,将“书”与“肉”等同售卖,怎么看都让人感觉别扭,即便不至于说这是对文化的糟践,可起码,也谈不上对它的尊重。西装应配以革履,喝红酒最好用高脚杯,凡事在人心中都总有那么一道杠杠,如若刻意突破了那道杠杠,偏偏要以亵俗取代大雅,固然可博人眼球,但结果未必能如书商所愿。毕竟,读书人并非毫无脑干,想要以掏出位方式牵其鼻子走,不那么容易。

这些年来,为推进纸质书销售,让更多的人乐意亲近书香,一些书商倒是没少费心思。

从豪华包装到“论斤售书”,从推崇书模到裸体读书,从随书搭赠千奇百怪商品到大摆噱头大设“腰封”,凡此种种“奇思妙想”,要说引人关注的确是引人关注,只可惜,收获的往往是非议,是热闹一阵儿过后的偃旗息鼓,是纸质书销售的依然不尽如人意。

对于书商在推进纸质书销售,改善社会公众阅读现状方面的努力,我们理应以敬重。他们是社会文化生态系统里的益虫,为维持这个系统的生态平衡默默努力。可对于他们一些跑偏了路线的探寻之举,我们依然需

我不喜欢高尔夫

——《人生不过 18 洞》推荐序言

□王石



但从我身上,我看到这个当时还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的决断和专注:为了专注房地产,三个月就对其他行业关停并转,领悟“傍大款,学先进,走正路”之要义。袁昆出任俊发总经理的条件之一,是要我担任俊发的独立董事。而就在我担任独立董事期间,俊发也出现了重大危机,好在李俊的母亲石宝凤扛大旗,袁昆出色地打理着企业,表现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应有的担当和操守,成就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完美的结局;而俊发这些年,越走越远,立足昆明,布局西南,进军南亚,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企业。

工作、事业、高尔夫、登山。人们所追求的,无非是完成一个有挑战性的任务。这种征服欲与生俱来。是生命的一部分。因此,虽

哪儿要拆了,叫我赶快去,十万火急,我‘噌’就站起来了。这些事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。”

为了抢救老街,冯骥才出了《手下留情》一书。他写道,“每一个城市的历史特征,都是千百年来不断的人文创造的结果。它有如原始森林,都是一次性的,过往不复,去而不在。我们不能容忍自然环境被破坏得一片荒芜,却公然放任珍贵的人文环境被搞成一片空白。我们还是文化大国和文明古国吗?”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倡导者,冯骥才以 60 岁“高龄”进行大量的、艰苦的田野普查,并四处游说、宣讲、呼吁,致力唤起国人的文化自省与文化自尊,卖画筹款,建立基金会,支持处于弱势的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。10 多年来,冯骥才写出大量文化思辨与文化批评的文章,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他不少关于当代文明建设方面建议性的意见得到政府与国家的采纳。

画家冯骥才：文章和画相得益彰

冯骥才的四重身份,被他归结为“四驾马车”。他曾经画了 15 年画,高中毕业考的是中央美术学院,却因出身不好没被录取,后加入天津国画研究会。他还在当时的国家甲级篮球队——国家队打了一年多的篮球后,因身体受伤退出。

冯骥才学画时学的是北宗山水画,风格雄道刚劲,画法有长条皴、丁头鼠尾皴,主要从师马远、夏圭、郭熙等人,他当时的工作主要复制国画,也复制风俗画,冯骥才非常专业地在做这件事,同时写生创作,也在报刊上发表绘画创作。他一方面遵循文人画“抒写性灵”与“意境至上”的传统,一方面追求一种更适合当代审美的散文化的“可叙述”的意蕴。“想知道什么是现代的文人画吗,就看看冯骥才的画吧。”画家刘旦宅曾如此评价。

冯骥才触类旁通,能写能画,这是他的优势,又是读者的幸运。两年前在北京画院的个人艺术展,汇集了冯骥才在绘画、文学、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四个领域的重要成果,冯骥才自称“四驾马车”。冯骥才说,文学和绘画,是出于一种本性,文字、绘画则出于个人的性情,文化遗产抢救和教育是自己的选择,选择是理性的,是他必须做的。绘画要走什么路,要写什么作品,则是随性的。对冯骥才而言,这四件事情融在一起,是他生活的全部。

要给予其善意的提醒,目前,尽管纸质书销售与阅读状况令人忧虑,无论如何,怎么做有助于改善现状,优秀的书商自己心中得有谱,决不能先自乱了方寸。说到底,拓展纸质书市场首要的还需“内容为王”,在此前提下,书商再实施合审美情的形式创新,不糊弄读者、不对读者的审美情趣抱有太多怀疑,把该做的尽力做好了,水到渠成地为好书找到适宜读者也才会更多一些把握。

其畅意快情处,竟与绿林汉和赌徒相联。鲁迅之的然之见与不矫情似可见一斑了。

说出这番话的鲁迅是不寻常的。他的散文堪称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,鲁迅的小说亦有开山之功。说来不免惭愧,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人,至今仍未置备一套《鲁迅全集》。当年是仰仗父母的供给求学,有心无力。现今手头活钱还是有俩,但心虑颇欠,想那全集即便扛回家中,也不会一字一行,逐篇逐本地读过。又不打算拿它杜什什么门面,还是让给更需要的人吧。当然,这辈子的恐怕离不开他老人家了。闲暇时,选些可口可口的读读,过瘾。

处女作,是作家正式发表的第一个作品,一般来说不是写作的第一个作品。在中外文学史上,有这么一种现象,一些作家的处女作,就是他们的成名作,甚至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。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的处女作《米格尔街》,因其传神精练的表达和对生活独到的洞察,一炮打响。处女作之后,他的《自由国度》和《魔种》两部小说,因个人写作意识浓重,使描写与表述显得带有少许沉闷,远没有《米格尔街》那般灵动飞扬、充满生机。奈保尔的处女作,就是他的代表作。

曹禺的戏剧《雷雨》、茅盾的《蚀》三部曲、老舍的《老张的哲学》、郭沫若的《女神》、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、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、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、简·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情》、王尔德的《快乐王子及其他》、马尔克斯的《枯枝败叶》、索尔仁尼琴的《伊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、杜拉斯的《无耻之徒》、索尔·贝娄的《晃来晃去的人》、昆德拉的《玩笑》、海勒的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、卡尔维诺的《通向蜘蛛巢的小径》等等,这些名作家的处女作,同时也是载入文学史册的经典之作。

当一位作家的处女作——成为他的成名作或代表作,这种情况全面暴露了其个人才华和生活积累同步爆发。英国作家罗琳凭处女作《哈利·波特》,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,美国作家胡塞尼处女作《追风筝的人》,成为“写作史上最佳、最震撼人心的作品”。但是,作家毕竟需要慢慢成长,需要更多的作品来说话,单凭处女作,就来判断一个作家的成就并不全面。大多数作家,还是随思想历练,阅历丰富,技巧增强,使新作高度在起伏中提升,最后以勒克拙,技高一筹,一步步登临文学巅峰。

贾平凹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。在大学时代,

一周书情

三十年后再忆名作家 五百万人共写一本书

□ 王励晴

2014 年 1 月,《光明日报》刊登了习近平同志忆作家贾大山的旧文《忆大山》,文章历数了他与贾大山 10 余年的交往情谊,英年早逝的贾大山再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。1978 年,贾大山凭借小说《取经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学界,他与贾平凹一起被称为短篇小说“二贾”。他的创作主题多关注小人物的命运,通过对底层人物的个性描绘反映农村社会现实。习近平同志在《忆大山》中提到:“作为一名作家,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。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,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,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。”《贾大山小说精选集》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,此书收录了《取经》、《花市》等贾大山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作品,这位名噪一时的小说家的那些久被时光掩埋的作品将重现光芒。

近日,知名网络问答社区知乎联合中信出版社共同出版了“史上最真诚创业书”——《创业时,我们在知乎聊什么?》。一上市,瞬间成为亚马逊中国销售排行第一名。知乎作为国内最为知名的知识型问答社区,聚集了中国互联网上科技、商业、文化等领域里十分有创造力的人。而这本书,则是由 500 万知乎用户亲自甄选出自近百篇知乎创业问答的精华,并以众筹的方式,成就了出版。“500 万人共写一本书”,可以说,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互联网出版实验。而由“知友”自己筛选出关于“知乎”最关心的问题 and 最优质的回答,其真诚、大信息量、实用、接地气的“知乎气质”显然在同类书籍中难以找到。创造这些优质答案的人群更为惊人,包括互联网行业最成功的创始人、创业者、极具创新精神的投资人、最活跃的产品经理、法律专家、财务分析师、网络工程师、连续创业者、无数知乎控……这些专业级的分享,突然让一本书有了“围炉夜话”的温度。

2013 年,一档由湖南卫视推出的亲子类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,红遍全国,节目中的五位父子深受全国观众的喜爱。第一季节目虽已完美收官,但爱的温情仍在 2014 年火速传递:同名正版图书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、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,新书开始预售便受到网友们追捧,《爸爸去哪儿》以 15 万感人的文字、150 张第一手彩照、大量独家幕后采访、节目花絮等,全方位展示了 5 对萌娃星爸台前幕后的搞笑、感人、励志的精彩瞬间,给读者更多欢笑以及更广大角度和层面的思考、借鉴。书中从每一组家庭出发,给人感动和共鸣的同时,完整再现 5 个萌娃最纯洁可爱的瞬间与成长故事,是一本适合全家人共同阅读的亲子读物。

著名作家孙惠芬的长篇小说新作《生死十日谈》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这本奇特的“生死之书”直面辽南农村自杀问题,忠实地记录自杀遗属的声音,呈现不同角色的立场和叙事者现场感受,折射出当下农民的精神生活现状和真实的情感困境。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底层的作家,孙惠芬的这部作品无疑是“接地气”的——关注被现实漠视的农民精神出路问题。孙惠芬跟随“农村自杀行为的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研究”课题小组,采访了 200 多个自杀遗属,经过思考、沉淀、整合,将他们的声音浓缩到 10 天的故事中。故事包含的问题有土地流转、农民居所进城精神不进城、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区别、依托大城市的卫星园区的发展去向、乡村大学生的进城与回乡、农村留守老人、乡村的婚姻与家庭关系、乡村宗教问题等等,这是一部真实可感的中国农民精神调查。

处女作趣谈

□付秀宏

贾平凹疯狂投稿,退稿无数。为刺激自己,他每写一篇,就去校外的饭馆吃一顿有肉菜的米饭。虽然那时很穷,身上从未有过 1 元的大票,他一直这样鼓励自己。就这样,贾平凹坚持写了一年,第一篇带铅字的文章叫《一双袜子》,时间是 1973 年的 8 月。马不停蹄,他又给这家叫《群众文艺》的杂志,写了第二篇故事稿。贾平凹的运气不错,9 月号杂志又用了。他激动得要流泪。当时,他掏光了身上仅有的 5 角 5 分钱,买了一盘炒肉片奖赏自己。处女作《一双袜子》虽不是他的成名作,但在他一生中却异常珍贵。

相比较而言,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小说处女作,发表出来则绕了一个大弯子。萧伯纳是一个勤劳的写作者,最早在伦敦开始小说创作。1880 年元月,他完成了第 1 部小说,题名《未成熟》。后来陆续写出《不合理的果子》、《艺术家的恋爱》等 4 部小说。

不过,一直到萧伯纳的剧本创作获得成功,个人声誉日超,萧伯纳的这 5 部小说才被重新发掘出来。至于那篇小说处女作《未成熟》正式出版,离该稿撰稿日已达 50 年之久,即 1929 年才与世人见面。